

海洋战略译丛

RED STAR 红星照耀太平洋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吉原恒淑

詹姆斯·霍姆斯 著

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钟飞腾
李志斐
黄杨海 译

张洁 钟飞腾 校译

中文
CHINESE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红星照耀太平洋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吉原恒淑
詹姆斯·霍姆斯
著

钟飞腾
李志斐
黄杨海

译

张洁 钟飞腾
校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 (美) 吉原恒淑，
(美) 霍姆斯著；钟飞腾，李志斐，黄杨海译.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4. 6

(海洋战略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4385 - 0

I. ①红… II. ①吉… ②霍… ③钟… ④李… ⑤黄…
III. ①发展战略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270 号



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著者 / 吉原恒淑 詹姆士·霍姆斯
译者 / 钟飞腾 李志斐 黄杨海
校者 / 钟飞腾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王婧怡 许秀江

责任校对 / 刘宇轩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 阳

项目统筹 / 恽 薇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10.5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385 - 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1 - 708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让 我 们



一 起 追 寻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2010 by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年版译出

《海洋战略译丛》 总序

张蕴岭*

地球的 70% 被海洋覆盖，海洋对于人类之意义无需赘述。海洋不像陆地那样被山川河流分割，被国界隔离，它是一个互通的整体，应该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资产和共同享有的资源。

尽管海洋早被人类加以利用（比如捕鱼，取盐），但是它的巨大价值真正被认识还是始于现代工业文明。无垠的海洋是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它有多大，它的彼岸到底是什么。现代工业则提供了用于制造大型船舶的技术和材料，这使得人能够在海上进行远航，而正是全球远航才让人发现了新大陆。于是，海洋也就成为沟通世界的最便利的大通道。有了这样的大通道，意味着谁掌握了制造大船的技术，拥有从事远洋航行的能力，谁就可以具备开发和利用海洋致富的手段。于是，海洋提供的便利，很快被那些拥有优势的国家大加利用，成为他们掠夺财富、抢占地盘、扩展殖民，甚至称霸世界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19 世纪末，美国军事家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

* 序言作者为第 10、11 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权论，认为海上综合实力决定国家兴衰，要使国家强大，必要拥有海上霸权。马汉的理论被认为是经典，至今仍有影响。鉴于此，围绕海权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止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海洋成为了角逐的战场，海洋被强势霸占或瓜分。

不过，事实也表明，要获得，特别是能维持在海洋上的霸权并非易事。历史上，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英的帝国舰队，都曾称霸一时，最终也都成为过去时。如今，只有美国还维持着二战以后确立的海洋霸权地位，几大舰队仍能在海洋上耀武扬威。不过，维持这样的海洋霸权美国已显底气不足，政府的财政赤字飙升，美元信誉下降，削减赤字的压力增大，军费预算不得不大幅度缩减，总有一天，也会发现其霸权难以为继。

海洋的价值新近被发现和利用是其拥有的丰富资源——油、气、矿产和其他可资利用的资源。许多沿海国家因发现大型海上油气田而财富剧增，尤其是当陆地可用资源几近枯竭时，海底蕴藏的矿产资源提供了诱人的前景。于是，围绕海上资源占有、开发和利用的争斗也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甚至成为引发冲突的火种。

其实，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还有海洋的另一面，即海洋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这是人类活动，尤其是现代工业化发展的后果。海洋成了最方便的污水排放处，大量有毒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向海洋，使很多海域成为没有海洋生物的“死水”，蓝色的海洋变红（红潮），还有大量的废物集聚成一个个“垃圾岛”在海洋上漂流……

海洋呼唤维护，海洋呼唤管理，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第一个这样的法规，已有70多个国家签字，被认为是创建海洋新秩序的开始。这个公约的本意是化解有关国家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矛盾，

通过分责管理优化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然而，出于复杂的历史、地缘和现实原因，它反而成为加剧相关国家发生冲突的因素，比如，专属经济区给定沿海国家 200 ~ 300 海里的管理海域，但由于专属经济区的界定原则模糊、范围重叠、权利和义务不够明晰，无论是在划定上，还是在管理上，都引发了新的矛盾，一些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存在划界冲突的情况下，自行圈定范围，进行管辖，从而引起矛盾和冲突，有的海洋大国，像美国，甚至不签署公约，也即不承认它的法律效力，我行我素，……

人类因争夺陆地（包括划定国界、扩充领土）发生了无数次战争，生灵涂炭，为争夺霸权和资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人类的悲哀。如今，对海洋的争夺和破坏似有加剧之势，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中国是一个基陆接海的大国，既有广袤的陆地，也有很长的海岸线，沿海居民靠海吃海，重视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据考证，早在隋唐时代，中国人就开始扬帆出海，与邻国开展海上贸易。元朝时期，中国已经与上百个国家通商，许多都通过海上的通道进行。特别是明朝时期，郑和指挥船队七下西洋，船队之大，航程之远，无与伦比，远早于麦哲伦、哥伦布的远航探险之行。不过，与那些以探宝、抢财、殖民的欧洲航海家不同，郑和的船队出航是为了互通有无、弘扬国威，因此，在沿海受到来自海上倭寇的骚扰之后，明朝竟以禁海加以应对，这说明了以大陆为根基、基于大陆文化战略思维的中国，并没有把海洋作为强国富民的主要资源来看待。

相反，海洋留给中国的多是恐惧。据解，“海”这个字本身的构成就含有“可怕”之意，是“水”与“晦”的合体。尽管这可能是一家之言，为咬文嚼字的意解，但是，仅从近代的历史来看，海洋为中国带来的灾祸都是历历在目的。1840 年的鸦片

战争，就是西方列强利用海洋进犯中国，从北到南，沿着海岸线，一路打杀，撬开了中国的一个个关守，迫使清政府签订开放口岸的条约，让列强在中国获得了各种特权和治外法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大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中国从此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如今，尽管中国的实力大增，捍卫国家安全的能力大大提高，但是，东海、南海的安全威胁仍然居于高位，中国感到的战略压制也主要来自海上。

不过，现代中国对海洋的认识还是有了重大的转变。其一，中国的现代化经济起步于沿海地区。国家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主动打开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加工出口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进口大幅度增加，海上航线成为中国连接世界市场的主要渠道，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海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在此情况下，不断提升海运能力，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等，都必然成为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其二，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传统的“地大物博”架构发生逆转，海洋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其中，最重要的是海上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这些资源一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通过贸易交换或者投资开发取得；二是来自近海，尤其是属于中国可资利用的专属经济区。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中国形成了一浪超过一浪的“海洋热”，各种各样的文章、专著铺天盖地，对中国的海洋战略研究也由冷变热，似乎成为一种“显学”。

当然，海洋意识增强的不仅是中国，其他临海国家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这也引起了围绕海洋资源、专属经济区、海岛主权归属等的争端大大升温。中国与许多国家接海为邻，存在

岛屿归属与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本来，出于维护国家间关系与地区安定的大局，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也曾得到相关国家的基本认同。但是，在中国实力提升、海洋意识增强的形势下，争议变得难以搁置，联合开发更难加以推行。争端升温、冲突升级，不仅损害了国家间的关系和地区的安定，而且也增大了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还有，它也引起了其他大国（其中主要是海洋霸权国家美国）趁火打劫、直接介入。面对与相关国家海洋争端的升温，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海上战略遏制，一些国人惊呼，中国面临新的“海洋包围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比较好理解，因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加大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力度，不会容许外强侵犯中国的海洋权益或者利用海洋侵害国家的安全。但是，对于“建设海洋强国”，仍需要细细斟酌，准确定位，明晰战略和政策。

什么是“海洋强国”？目前各种解读都有。比如，有的认为，“海洋强国”是中国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几千年来，受陆地中心文化的影响，海洋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如今，中国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是对海洋重要性的高度肯定，把海洋的重要性与国家的强大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有的提出，“海洋强国”是一个全面发展战略，内涵是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技，优化海洋生态环境，加强海防力量。还有的提出，向海洋进军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竞争的焦点，也是世界新一轮空间挤占、资源争夺、战略要地控制的主战场，为此，中国要扩大管辖海域，维护中国在全球的海洋权益。国外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非常关注，也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

这是中国向海洋进军的信号，是要在争端中采取强硬的立场，与美国争夺海上霸权；也有的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与美国争霸的海洋强国路途还长，作为海洋强国的身份尚不明确，还有待观察。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依靠开放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中国重视海洋，提出新的海洋战略是理所当然的。如今，中国不需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围绕中国是走“蓝色文明”（代表海洋意识，开放文化）还是“黄色文明”（代表大陆意识，保守文化）之路进行争辩，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融入了世界。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不是要获取霸权，而是要确立她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让其人民获得应享的福祉。中国一再宣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争霸，也不称霸。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只是其新形势下实现民族复兴全面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总体来看，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型大国，不会只重视海洋，看轻大陆，必然会实行陆海均衡的发展战略。

张洁博士牵头翻译出版了这一套海洋研究丛书，出于对我的信赖，要我为丛书写一个序言。我是这个领域的门外汉，不过，鉴于她一再坚持，盛情难却，我也只好答应了。海洋问题如同海洋本身那样宽阔无边，深奥难解，我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素养，不敢探究，想来想去，只是写下了一些想法，算是表明我对这套丛书给予的支持和期待吧。

序

自《红星照耀太平洋》在2010年10月首次问世以来，亚洲海域目睹了中国海上实力持续，且有时令人捉摸不清的变化。中国在海上咄咄逼人的态势及其海军所取得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使世人不再质疑中国海洋战略的转变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亚洲国家和华盛顿的政策议程的重点也相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静默的矛盾心理转变为直接的关心。那些对于中国海上计划长期持怀疑态度的人士现在也不得不开始重视中国海军，而这些在90年代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中国海上力量发生日新月异变化之际，我们很高兴利用《红星照耀太平洋》中文版面世的机会，重新审视本书的观点是否依然成立，并探讨由本书所引起的激烈学术争论，从而使中国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本书的核心理论概念与主题。

首先，关于物质力量的变化。得益于持续而全方位的投入，中国海军的创新能力和正在不断提高。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试运行代表了中国海军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而其他海上平台的出现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2012年，经过10年的舰队试验，中国海军研制出了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新一代052D型导弹驱逐舰，它堪比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2013年初，人民解

放军海军第一艘 056 隐身轻型护卫舰开始服役，据报道这一类型护卫舰将会达到 30 艘。随着“江凯 2”级导弹护卫舰、“宋”级“元”级潜艇和“侯北”级快速攻击艇的大量投入生产，建造开发这些最新的高级别船舰将会成为未来十年的趋势。无疑，中国建设一支力量均衡的海军的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海上实力不仅单指海军。中国海上监控和执法力度的上升在近些年来也同样引人注目，它们是中国海上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海监预计在 2015 年增加 36 艘船，包括 7 艘 1500 吨和 15 艘 1000 吨的快艇。许多快艇都能够在中国最远的海域持续巡逻，保证了中国在海上的实际存在，维护了国家主权。运用这种并非隶属于海军的力量使得中国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有力地巩固海上主张，而无需动用具有优势的武装力量。中国派遣非军事船舶与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日本在东海对峙。中国将菲律宾驱逐出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后，从 2012 年 9 月日本将钓鱼岛/尖阁列岛国有化开始，中国展开了与日本在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的竞争。

这些重要的发展和令人困扰的事件证明了我们在《红星照耀太平洋》中的主要观点，即中国的海上存在不是转瞬即逝的，这对于美国及其在亚洲的海上伙伴构成了长期且复杂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书中强烈主张，中国海上实力的扩充超越了其在台湾和其他领土争端中所需要的武装力量。开展海军外交，采取行动维护良好的海上秩序，在水下进行威慑性的核潜艇巡逻，这些和平时期的活动将更加重要，而中国的活动范围也将日益扩大到远离中国沿岸的海域。我们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海权提倡者——“马汉们”（Mahanians）看起来无论对于可见的外部世界的战略争论中还是在政策实施中都会获胜，中国海上实力的综合性发展即为证明。就连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也会向这种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与决心致敬。

虽然我们论证的核心内容经受住了国际时事飞速变化的考验,但本书并未能预计到中国开始运用其强硬的海上实力。如果《红星照耀太平洋》现在才出版的话,我们会对第七章进行最大幅度的修改,即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评估。我们相当合理地假设,在遥远的未来,直到中国的海上实力与其雄心相匹配时,中国才会依靠软实力。诚然,我们注意到软实力的攻势在某些方面可能未被重视,如印度。但是谁又能够预见到,中国曾经煞费苦心地营造善良无私的海洋国家形象,而今却故意挥霍它的魅力,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不断冒犯亚洲邻国?

例如,在 2011 年,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新加坡对拥有平等主权的一个亚洲国家说,“事实是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种做法相当于用一个大铁球去破坏中国软实力。如此傲慢的态度促使忧心忡忡的邻国向域外国家如美国寻求帮助,而这种情况本来是完全可以预见和避免的。虽然软实力源于固有的吸引力,但是它仍然需要不断地维护和培育。外交官们如果想在外国民众的脑海里铭刻下讴歌自己国家美德的叙事诗,那么他们的言行必须与叙事诗相符合,否则将权威不再。

中国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很困惑,中国的领导层为何会执着于如此明显的、自掘坟墓的行为。如果中国想被看作是共同的海上保护者,它就必须加以注意。如果现在写这本书,我们必须探究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

迄今,西方学者对本书批评最多的是,我们关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国际竞争和战争的“逻辑”和“语法”的分类法组织的分析。我们承认,对于回答什么是我们认为更直接的方法,仍备感困惑,因此只能对其中的原因加以推测。批评者中很少有人系统学习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核心

课程——战略理论，很多人是美国现役海军中擅长战术而缺乏战略思想的老兵，还有一些批评者是研究船体、传感器和武器等细枝末节的专家，他们承袭了海军对于更宏大的战略和政策的漠视。而其他人依旧不能超越冷战中对抗苏联海军时所学到的战术和行动教训。这些障碍或许可以解释他们对于克劳塞维茨方法的不悦。无论何种原因，我们认为这些批评都没有多少价值。

为了中文版的读者，让我们回顾并展望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简言之，克劳塞维茨并不认为：加入武力的政策组合使得国际交往与和平时期的国际竞争完全不同。政策——国际竞争的逻辑——赋予军事活动以目的与方向，正如决策者指挥国家权力中非暴力工具的运用。只有武装部队在战场上、海洋或者天空中对抗时，行动和战术的语义才会改变。政策统治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是类似的。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写作时对两个层次均有所涉及。他是一位主张海权扩张的战略理论家，在 19 世纪晚期的书中，他告诉美国人为何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使美国成为海洋型国家。他是一位明确阐述国家首要逻辑的伟大战略家，也是对海上贸易和战争的有力支持者。不同于那些更多倾向于操作性的理论家，马汉探究驱使人们扑向海洋的动力，而不仅仅研究在浩瀚的海域中经商。他关于国家目的和权力的逻辑——并非那些花费时间和技术，提出来讨论的行动性或战术性描述——构成了他研究的一部分，在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间依然保持着最蓬勃的生命力。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有意识地避开对中国海军实力结构的单纯评估，或者直接地说，这是乏味的数豌豆行为。逻辑延续时语法可以改写。鉴于人民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预见，任何对于中国海军作战序列和其他战术发展列出的清单都会过时，甚至是在本书出版之前也是如此。这是一项从

战略理论和运用于海上战略的持久性原则中吸取长处研究。若探究中国海军具体的发展，则需要转向其他物质性力量的方面。

毋庸置疑，对外贸易、商船舰队、军事基地也是马汉研究的一部分，它们使中国海权的倡导者们着迷，大抵上这就是我们的作品得以被中国战略界接受的原因。中国海军确实可以寻求其他任何方法来审视海上战争的语义。那些受毛泽东思想激励的更多的进攻性思想会使中国追求马汉式的结果，我们认同这一明显正确的论点。

我们简明扼要地回顾本书出版以来发生的事情以及学术观点的交流，这向中国读者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的著作绝非这一领域研究的最后一本。通过探讨中国转向海洋的非凡行为，我们希望这项研究成为讨论中国在未来亚洲海域角色的跨太平洋对话的工具。在《红星照耀太平洋》的翻译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使得我们的思想为众多中国读者所知晓，而且在中美学术界和战略界架起了桥梁，我们对这种珍贵的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吉原恒淑 (Toshi Yoshihara),

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R. Holmes)

罗得岛，新港

2013 年 4 月

前 言

欧亚大陆之边缘地带

本书是我们5年多来合作研究的结晶，主要议题是关于中国海洋问题的转变（China's seaward turn）。2004年夏天，我们在美国佐治亚州的阿森斯，这个看上去与海洋没什么关系的内陆城市，对有关亚洲的地缘战略与海权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深入研究，我们提交了一系列国际会议论文，撰写了大量时评，并且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海权与亚洲海洋战略的专著。第一本是《21世纪的中国海军战略：转向马汉》，该书试图研究发生在中国的知识反常现象（intellectual anomaly）。21世纪初，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理论开始在中国流行。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位已故美国海权理论家却受到广泛批评。现在，中国学者对马汉表示出很高的敬意。这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学家们正在认可马汉的著作，并预期中国会加入海洋大国的行列。本书的观点是，鉴于中国独有的海洋环境，中国将借鉴并重塑马汉的理论。迄今为止，中国有关马汉的研究日臻成熟，而中国政府最高层的政策声明也证实了本书的相关论点。

本书论证、提炼和详述了中国的马汉理论研究，但研究并不